



MMDS 秘密对手

(英国) 阿茄莎·克里斯蒂 著
杨 杨 译

五月



秘密对手

(英国) 阿茄莎·克里斯蒂 著
杨 杨 译



Agatha Christie

The Secret Adversary

根据美国RANTAM BOOK公司1980年版译出

秘密对手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杨 楠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蚌埠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25 插页：1 字数 150,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8300

定价：3.60元

ISBN 7—5396—0611—8/I · 541

内 容 提 要

《秘密对手》是英国侦探小说女皇阿茄莎·克里斯蒂又一部长篇小说，她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是我国广大读者所熟悉的。

《秘密对手》取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国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小说中年轻漂亮的美国姑娘杰恩·芬恩当时在伦敦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本书六十年代末在美国出版以来，连续印刷十八次，持续名列于畅销书榜首。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露西坦尼亚号”客轮从美国启航，横渡大西洋驶向英伦，突遭德国潜艇的袭击，被两枚鱼雷击中，船体迅速下沉。美国秘密信使丹佛斯正好在此船中，他奉命将一份绝密文件送交美国驻英大使。因为船上为数不多的救生艇首先要搭救妇女和儿童，一位前往法国谋职的美国姑娘杰恩·芬恩在危难中接替了这一重要使命。不幸的是，姑娘从此如石沉大海，音信全无。

五年后，两个英国青年托米和特本丝

——一对青梅竹马的伙伴，偶然听到了有人在谈论杰恩·芬恩以及绝密文件。虽然战争已告结束，但国际颠覆势力企图以该文件为口实，煽动利用反对党来推翻英国政府，新的战祸又迫在眉睫。聪敏机智、性喜冒险的这对年轻人决心寻找失踪的美国姑娘，查明文件的下落。与此同时，颠覆集团的幕后指挥，隐藏很深的“布朗先生”发觉了两个青年的意图，“秘密对手”开始了行动……

本书情节惊险，扑朔迷离，悬念性强，文字通俗，风趣幽默。

目 录

序 幕.....	1
1 青年冒险家有限公司.....	4
2 威廷顿调虎离山.....	14
3 第一次挫折.....	23
4 杰恩·芬恩是何许人	30
5 朱利叶斯·P·赫斯海默.....	39
6 行动计划.....	45
7 索哈区的据点.....	53
8 托米的历险.....	59
9 特本丝当家庭女仆.....	68
10 见到詹姆斯·皮尔·埃杰顿	77
11 朱利叶斯夜探伯恩茅斯.....	85
12 可疑的出逃.....	95
13 守夜失败.....	112
14 拜会霍尔医生.....	123

15	朱利叶斯向特本丝求婚	130
16	托米身陷囹圄	138
17	安奈特姑娘	147
18	特本丝失踪	163
19	杰恩·芬恩	177
20	太迟了	188
21	托米的发现	195
22	唐宁街首相府	201
23	争取时间	207
24	朱利叶斯的绑架行动	214
25	杰恩的遭遇	226
26	谁是布朗先生	240
27	萨沃依酒店的庆功宴	246
28	宴会之后	256

序　　幕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下午两点。“露西坦尼亚”号客轮接连被两枚鱼雷击中，船身迅速下沉。船员们急忙将救生艇吊至海面，女人和孩子们排队等着上艇。有的绝望地依偎着丈夫和父亲，有的把孩子紧紧抱在胸前。一个少女稍稍离开人群孤独地站在一边，她很年轻，至多十八岁。她似乎并不害怕，目光庄重而坚定，径直朝前瞭望着。

“对不起。”

耳边响起一个男人的嗓音。她转身一瞧，这人她在一等舱里不止一次地见到过。在她的印象中，这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他不和任何人交谈。要是有人找他搭话，三言两语就被他打发走了。他还总是朝搭话人的身后扫一眼，神色紧张，满腹狐疑。

此刻，姑娘注意到他形容憔悴，满额汗珠，显然是在强压着某种担忧。不过，姑娘也并不觉得他象个贪生怕死之辈。

“有事吗？”姑娘冷峻的目光疑惑地望着他。

他犹豫不决地站着，自言自语地叽咕：“就是她了！是的，这是唯一的办法。”接着粗鲁地大声问道：“您是美国

人？”

“没错。”

“爱国的美国人？”

姑娘脸红了。

“我想您没有权力问这种事情！我当然是！”

“别生气。您如果知道事情是那么生死攸关就决不会生气的。不过我得信赖一个人，一定得是个女人。”

“为什么？”

“因为‘妇女和儿童优先’。”他四下瞅瞅，又压低了嗓门。“我带了些文件，极为重要。这些文件可以左右协约国的战局。懂了吗？一定得保护好！您获救的机会比我多。您愿意带走文件吗？”

姑娘伸出了手。

“别忙，我必须告诫您。可能会有危险，要是已经有人跟踪了的话。我想现在还没人跟踪，不过有人盯梢我也是不认识的。如果真是这样，就有危险。您有勇气完成这项任务吗？”

姑娘脸上绽出了笑容。

“我会圆满完成的。您挑选我还真让我感到自豪！以后我怎么处置这些文件呢？”

“注意报纸！我将在泰晤士报的个人简讯栏登广告，标题为‘旅伴’。三天后如果没有这广告，那就说明我已不在人世。您就把文件包带到美国大使馆，交给大使本人。清楚了吗？”

“清楚极了。”

“那就准备分手吧。”他握住姑娘的小手提高了嗓门：

“再见。祝您好运气。”

姑娘的手捏紧了他掌中的油布小包。

“露西坦尼亚”号的船舷更加明显地倾斜。为了执行突如其来^突来的使命，姑娘跨上了救生艇。

1 青年冒险家有限公司

“托米，老伙计！”

“特本丝，我的老弟！”

两个年轻人堵在多佛尔街地铁出口处亲热地彼此招呼着。“老”这个形容词不过是表示亲热，实际上他俩的年龄加起来肯定还不到四十五岁。

“简直有几个世纪没见到你了，”小伙子说个没完。
“你去哪儿了？跟我去喝一杯吧。堵在这儿真不是个味儿。
赶快离开。”

姑娘顺从地伴着他沿多佛尔街向皮卡迪利大街走去。

“好啦，往何处去？”托米征求姑娘的意见。

他语气中的焦急情绪逃脱不了普鲁登斯·考利小姐那敏锐的耳朵。由于某种微妙的原因，她的好友知己都只知道她叫“特本丝”。她立刻反击说：

“托米，你真是冷酷！”

“并不全是。”托米不置可否。“我正忙于挣钱。”

“你总是爱说谎。”特本丝措辞严厉，“记得你有一次骗格林班克护士长吗？你说大夫嘱你用啤酒当补药喝，只是忘记写在病历上了。”

托米轻声笑起来。

“这事倒不假！那个老太婆发现后是不是大发雷霆了？并不是她真的坏，格林班克大妈！一家多好的老医院呵，是不是也都解散了？”

特本丝挥了一下手。

“是的。你呢？”

“两个月前就被打发了。”

“退伍金呢？”特本丝挖苦地问。

“花光了。”

“哎呀，托米！”

“别算旧帐了，没乱花。我还没那福气！如果你不知道，我敢发誓只是粗茶淡饭聊以度日而已。”

“可爱的孩子，”特本丝打断了他。“生活开支我清楚得很。到里昂饭店了，咱俩各付各的帐吧，就这样！”特本丝领他上楼去了。

楼上宾客满堂。他俩踱来踱去寻找空桌子，菜肴香味扑鼻，谈话声不绝于耳。

“喂，你知道吗，我告诉她最终还是得不到那套房子时，她大哭起来。”“真是桩好买卖，我的天！就象梅布尔·露易斯从巴黎带来的一模一样……”

“旁听还真好玩，”托米咕哝着。“今天我在街上打两个汉子身旁经过时，听他们在谈一个叫杰恩·芬恩的人。你听到过这种名字吗？”

正巧这时两个老太太收拾提袋起身走了，特本丝灵巧地溜进空位子。

托米要了茶和小面包。特本丝点了茶和黄油面包片。

“茶用两个壶盛来。”特本丝一本正经地补充吩咐。

托米坐在她对面，光洁的额头上优雅地披散着一束柔丝般的红发。他长相过于一般，没法描绘，但看上去讨人喜欢，绝对是一张绅士和运动员的面孔。身上的棕色西服做工精细，但已面临着使用寿命的终结。

两个伙伴看上去俨然象一对时髦伴侣。特本丝谈不上很美，但她那小巧的脸部轮廓很有特色，十分迷人。她下巴显得坚定果断，两弯黑眉下灰色的眸子正迷茫地望着托米。她的黑发剪得很短，上边扣着一顶绿色小帽。裙子极短，破旧不堪，裸露出两条圆润的玉腿。她的整个形象透着一股飒爽英姿。

茶终于送来了。特本丝从沉思中醒悟过来，她斟了一杯茶。

“好啦，”托米咬了一大口面包。“说说近况吧。记得我还是在1916年住医院那阵见过你的。”

“味道很好。”特本丝独自品尝着黄油面包片。“普鲁登斯·考利小姐简历：萨福克郡考利夫主教的第五个女儿。考利小姐战争初期就离开甜蜜而乏味的家庭只身来到伦敦，进入了官方的一家医院。头一个月：每天洗六百四十八个盘子。第二个月，提拔做擦干上述盘子的工作。第三个月，提升去刨土豆皮。第四个月，上调去切黄油和面包。第五个月，升任一层楼面手拿抹布和水桶的女仆。第六个月，荣任餐桌侍女。第七个月，由于外表亲切举止文雅奉命去伺候护士大娘们！第八个月，出了点岔子，邦德护士吃了威斯特哈文护士的鸡蛋！当然是怪女仆罗！只是此事上的疏忽又不可能过份指责，于是我又拿起了抹布和水桶！第九个月，提升去

打扫病房。就在病房我找到了青梅竹马的一个朋友托马斯·贝雷斯福德（就是托米）！我已经五年没见到他了。会见的场面令人难忘！第十个月，因为与一个病人去看电影遭到护士长指责，这病人就是上面提到的托马斯·贝雷斯福德。最后两个月，完美尽职于女仆使命，年终无尚光荣地离开了医院。此后，才华出众的考利小姐成功地驾驭了一辆送货卡车和一位将军。最后这个最令人快乐。他是个十分年轻的将军！”

“那是个什么恶棍？”托米问道。“我最讨厌那帮高级军官，瞧他们开着车从国防部到萨沃依酒店又开回国防部的那股神气劲儿！”

“我已经忘了他的姓名，”特本丝供认，“为了从头开始，我进了政府机关。我们开了几次快乐的茶话舞会。我曾经打算成为一个农家姑娘、邮递员、公共汽车售票员，并以此度过一生。可是停战协议搅乱了这些！好几个月我都恋恋不舍地依赖官方的差事，哎，现在真被解职了。打那以后我一直在找工作。好啦，该你谈谈了。”

“我可没得到过这么多提升，”托米充满了懊丧。“经历简单得多。出院后我又去了法国，这你知道。后来派我去美索不达米亚，我第二次负伤住院。停战前我被困在埃及，等了许久。而且，我已经告诉你，复员了。整整十个月我都在烦燥地找工作！可什么也没找到！况且就是有他们也不会给我的。我有哪点好？我懂什么生意经？一无所知。”

特本丝忧郁地点点头。

“去殖民地怎样呢？”

“我不喜欢殖民地，我也完全肯定他们也不喜欢我！”

“有没有腰缠万贯的亲戚？”

托米又摇头否定了。

“哎呀托米，难道一个有办法的亲戚都没有？”

“有一个叔叔混得还不错，可他不好。”

“为什么？”

“有次他想收养我，我拒绝了他。”

“好像听说过。”特本丝缓缓思考着。“是因为你妈的原因拒绝的……”

托米脸红了。

“是的，这对母亲来说是太残酷了，你知道我就是她的一切。那老小子对她怀恨在心，就想把我从她身边夺走。真可恶。”

“你妈去世了，是吗？”特本丝温柔地问道。

托米点头。

特本丝灰色的大眼睛显得有些迷惘。

“你是好样的，托米。我一直这么认为。”

“废话！”托米急躁得很。“这就是我的处境，我简直要绝望了。”

“我也是！我闲荡了很久，到处旅游，到处应聘。好多事都试过。我振作、节省、痛苦，全没用处！应当回家乡去了！”

“你不想回去？”

“我当然不想！多愁善感有什么用？爸爸的宝贝（我极喜欢爸爸），可你不知道我多么为他担心！他持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认为短裙和吸烟都是不道德的。我是他的亲骨肉，可离家去为伤兵服务时他竟卸了包袱似地叹了口气。

我全家有七口人，真可怕！一天到晚是家务事。我一直是个脾气不好的孩子，不想回家，可是托米，还有什么事可干呢？”

托米有些难过。沉默了片刻，特本丝放声叫起来：“钱、钱、钱！我早晨、中午、晚上都想着钱！我真散发着铜臭了，确实如此！”

“鄙人也有同感。”托米从心底里同意。

“我仔细考虑过各种挣钱办法，”特本丝往下接着说。“只有三种！别人送钱，同钱结婚，或者赚钱。第一种可以排除。我的亲戚都穷，都是侍候别人的！我常搀扶老太太过马路，帮老先生扛起行包，因为他们可能是些性格怪癖的百万富翁。但是甚至没有人问过我的名字，很多人连谢都不谢就走了。”

特本丝停了片刻又说：

“婚姻当然是我最好的机会。我很小时就决心和金钱结婚。有头脑的女孩都会这样想的！我不是感情用事，你不能认为我是感情用事。”

“当然不是，”托米赶紧表示赞同。“没人会认为你同感情用事有什么关系。”

“我说的确实不很礼貌，”特本丝又说。“不过我敢说你的意思全是对的。是这样，我准备并且愿意，可从没遇到有钱的男人！我认识的所有男孩差不多和我一样穷。”

“那将军怎么样？”

“他有间自行车商行。我想你也可以找一个有钱的姑娘。”

“同你一样，有钱的我一个也不认识。”

“没关系。你总会结识一个的。而我要是看到一个身着裘皮大衣的阔佬从里茨旅馆出来，总不能跑到他跟前说：‘瞧，您真阔气，我想认识您。’”

“你是不是建议我到一个陌生的摩登女性前也这么问？”

“别傻了。你踩她一脚，要不替她拾起手娟，或是干点别的。要是她知道你献殷勤是为了结识她，不管怎样她会使你如愿的。”

“你把我们男性魅力估计过高了。”托米咕哝着。

“另一方面，”特本丝往下说着。“我的百万富翁多半还要奋斗终生！不，以婚姻的形式挣钱困难太多。剩下的办法是——赚钱！”

“我们试过，并且以失败告终。”托米提醒她。

“是的，传统的办法都试过了。假如是越轨的法儿呢？托米，我们当冒险家吧！”

“当然可以！”托米快活起来，“怎样开张呢？”

“难就难在这儿。如果能使我们自己出名，可能就有人雇我们去干些犯罪勾当。”

“太好了。特别是雇一个牧师的女儿。”

“这种犯罪从道德上讲是他们在犯罪，不是我们。”特本丝指出这一点。“你必须承认，为自己偷钻石项链和被别人雇佣去偷是有区别的。”

“要是叫人抓住，一点区别都没有！”

“也许没有区别。可我不应当被抓，我聪明过人。”

“骄傲一向是你易犯的毛病。”托米挖苦她。

“别开玩笑。托米，真的干吗？我们是不是成立一个组